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盡七月二十一

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執服孝內殿奏事畢赴宮門裏東

廊上進名奉慰訖次拜第三次聽政表批答允詔

二日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憂戚之情詔告天下詔曰朕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孝友根于天性毓德春宮天下屬心遭時多難粤受内禪臨御未幾播遷異域寢食安否夐隔不聞者三十餘年矣朕承丕緒申講和好幾以奉迎龍御歸燕便朝乃使命之來遽承凶訃痛悼之劇攀號莫從嗚呼悉莫隆于兄弟義莫篤于君臣朕之大欲蓋在乎此天不我與其又何尤痛自克責以俟上帝之悔禍而已諒爲四方同朕憂戚詔書到日應見禁

罪人除犯謀殺鬬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強盜偽造符印官典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枉法監主自盜贓及雜犯死罪並依法內鬬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賊斷訖録案聞奏其餘死罪情理輕奏取旨揮流罪降從杖杖罪以上放咨爾四方咸體至意　敗盟記曰是詔之下也軍民但知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之報而未知金人有敗盟之語至初七日馬軍太尉成閔內殿朝辭錫齎金器劒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史中丞

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傅播日聞人情洶洶云

四日乙巳金主亮敗盟遣諸軍率兵分道入邊逆亮敗盟興兵決策南馳其母諫遂殺母識遣諸軍分道入邊一軍遵海以趨兩淮一軍出宿亳以躡淮泗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去處謹守邊備吳璘駐成都興州姚仲駐漢州梁州王彥駐安康洋州吳拱駐襄陽襄州李道駐江陵荆州田師中駐武昌鄂州戚方駐潯陽江州李顯忠駐池陽池州王權駐建康昇州劉

琦駐京口（潤州）孛保守海道江陰軍

七日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内殿朝辭往荆襄出戍朝廷知金人必敗盟也謂江漢雖素有備然荆襄國之上游邊面空濶乃遣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公屯駐鄂州是日

朝辭賜賚金器劍甲閔發自臨安諸將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朝廷召命成閔將兵備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

西宣諭使兼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以宣諭使行詔曰朕爲湖北京西壤地延澈分屯禁旅控扼邊陲故特遣耳目之臣往莅爪牙之任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凡其所臨如朕親幸陛辭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

十六日丁巳詔除劉琦等太尉鎮江府都統劉琦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建康府都總制王權副之池州都總制李顯忠江

州都統戚方犄角策應馬軍太尉成閔兼荆襄制置使鄂州都統田師中副之荆南都統制李道義陽都統制吳拱犄角策應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呂廣問知閤門事宋鈞回闕　呂廣問回内引奏陳送人使到盱眙軍有金人金牌郎君到來勑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議淵聖皇帝廟號都堂宰執集侍從兩

省臺諫檢正校詳卿監郎官監察御史以上依雜壓就
坐議孝慈淵聖皇帝謚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
宗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比信從理曰順勤恤
民隱曰德克己復禮曰仁慈惠愛親曰孝欽事節用曰
欽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出上恭聞淵
聖訃音且知金人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
女樂　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遺史曰朝廷既聞金

國主欲遷都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叅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化則不須屯兵于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也盖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不屯兵于境上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江簽書樞密周麟之與聞其議知其事易言則無意外難合之請乃陰欲掠奪其恩數而陽為慷慨之言遂見毅然後行初皇太后

上仙麟之嘗充告哀使使于金國金國主喜其辨利錫賚加厚麟之以例辭金國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復賜麟之既麟之又請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于金國未行會間探者報金國主親提兵將大舉風傳兵聲甚盛極可畏懼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乃見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無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請行復請止令其自析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用唐太宗斬盧祖尚故事言

其罪麟之遂罷　敗盟記曰左司諫梁仲敏上言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懇辭出疆之命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官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為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疎放臨安府内外罪人　許淮南州郡移治清野朝廷以金人邊索無禮慮生兵釁乃許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丞旨充

金國稱賀使知閤門使張掄副之　遺史曰周麟之既罷黜朝廷别議使欲使以劉岑行上召岑問之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臣年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臣請至金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繇是命徐嚞奉使以張掄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汪澈朝辭

五日丙子詔禁戢浮言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臨御三

十餘載夙寢晨興罔敢暇逸志勤道遠治不加進惟是約已裕民之事雖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閒局減冗員凡有益于國而無傷于民者惟患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朕為誠意所加遠近不一應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朕甚不取夫監司郡守所與朕布大信于天下者也其各體朝廷并省節約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為虛文使百姓翕然於變底于雍熙稱朕意焉

七日戊寅帶御器械劉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聞怨望朝廷輕議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臣詎可置而不問乎謹按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心狡險汙辱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怪遂云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閒來日當徃力辭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之令已多歷年其所受

官禄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乎陛下邇者約已裕民減放宫嬪乃盛德第一事炎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宫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漏泄禁中事矣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翫經史縱放宫嬪于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于外則所在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

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炎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語言直如是之狂恠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于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衆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誠不容誅臣愚伏望陛下將炎重加竄逐以為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于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劉炎初為右通直郎換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内帑錢往來榷塲買犀玉書畫依托内侍之門以寵進身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

山來奉使上殿無禮上還禁中班猶未退炎奏乞免茶
酒遂傳旨宣諭班乃退使人亦就館當是時羣臣不能
措一辭而炎乃逡巡投機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謂
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恩巳之不敏乃嫉炎
之見機于是杜莘老論之

十一日壬午宰執百官赴國壇奏告欽宗謚號　徐嚞

張掄朝辭　知濠州劉光時以擅移治降兩官臣僚上

言知濠州劉光時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將欲

渡淮者光時聞之倉皇失措不為守禦于二十七日遂驅闔城入横劍山謂之移治止留軍兵防託本州光時亦便出城自為得策是時淮上諸郡傳聞人情恐懼動揺不安其北界人尋便歸元未甞渡淮光時妄作如此若不加罪豈不虧弱國體乎又聞隣近有數十犀人入濠州界光時不詳審以為賊徒不稟朝廷擅行殺戮反奏功希賞是欺朝廷也臣愚望將光時降兩官具令在職以責後效如更不悛當重作行遣　劉澤知楊州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　遺史曰泰興縣令尤袤以陽楚頻易帥守作詩以諷之曰維揚五易帥山陽四易守我來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憂煎熬官民困馳驟世態競趨新人情蓋詒舊如其數移易是使政紛揉彼席不得温設施亦何有淮南重彫瘵十室空八九況復若將迎不忍更回首嘗聞古為治必假歲月久安得如奕碁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淵聖皇帝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

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閔至鄂州　遺史曰成閔以馬軍司諸軍發臨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是時邊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田師中善為備者于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接之為便師中從之迎見閔于路次人情乃安閔屯于古將壇之所閔受鄂州左軍統制郝晸黄金三百兩以晸知襄陽府為京西

安撫自此人皆知閔為不足與成事矣

十九日庚寅責受周麟之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是時元顏亮因遣賀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諭兩淮事意周麟之見任宰執被命稱賀使徃而麟之自度此去或問對之間難以荅應况金人已露背約勢不可已徒往祇取辱耳故辭難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罷同知樞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時盱眙軍申辰時承州安撫富察圖們

今富察傳語盱眙軍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學士韓汝久安也
嘉帶金牌到來欲與本朝國信使副宣諭公文當日巳
時使付徐嚞張掄遣通事指使并親事官同本軍虞候
李保六人過淮前去傳與韓侍講乞令傳語所宣諭語
言欲乞約中流相見繼而韓汝嘉巳上船過淮到本軍
岸下徐嚞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見韓汝嘉巳到遂就
燕館使副不曾望闕拜止是跪受宣諭云向來北邊有
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以來久巳

寧息近淮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仍與西夏通好鎮戍寔厥奚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曽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北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廵幸而勢不容留已擬于十月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却當還此今有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

近以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令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遅留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便回即令旨定官位人等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兹宣示想宜知悉是時徐嚞借資政殿大學士張掄借節度使未至盱眙而韓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覺以待我國信之來既至開報泗州方知而韓汝嘉即便過淮傳此宣諭

云　遺史曰徐嘉張掄爲泛使去盱眙軍館中以待金人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諫議大夫韓汝嘉走馬八匹徑渡淮直入館中嘉掄大驚皆朝服以待汝嘉走馬三節人皆出館門外闔其扉知盱眙軍周淙在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與三節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敕遂宣言其大意謂皇帝以蒙子作過親提大兵五百萬恭行天討其宋國奉使未得渡淮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見言畢上庭分賓主坐嘉戰灼無詞

掄乃稍進步而問曰蒙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諫議遠來口言有故本朝軍相何以為憑請書于紙容後聞奏汝嘉即索書紙筆而去嚞掄送襯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書聞奏知必用兵即召嚞掄等回未幾金人復報已差接伴使副請奉使渡淮朝廷不從而命沿江沿河嚴飭邊備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盡八月十三

日癸丑

元祐進士乙科元符黨人朝奉郎崔陟孫淮夫梁叟上

兩府劄子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交地之後省鄉墳

尋後隔絶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國恩不忍自棄于異域間關來歸本朝竊有管窺所見輒敢冒開廡幾一得之慮少裨朝廷採擇之萬一淮夫等伏覩金人有可攻之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何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有備所謂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可與敵者正以時用事之將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亮簒位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以百萬之兵苦

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寶貨法物今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心歸往者金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其人心不摇亦何以求功所謂戰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訓練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渡江人人賈勇有死之志咸相謂言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為金所

掠則為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此可攻者三也何為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于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金主暴虐在彼為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内應尚乃遲疑不決萬一亮死則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本朝兵至甚于時雨者科役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為棄我此後無復有

望謂如望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令稱兵傾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本朝不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其敗也海州之民指以為患轉以為戒今滕楊軍沂州之間有來二郎亦若北軍侵擾聚衆為亂今則其徒雖散而其人尚在蒙山無所歸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失民心必矣所謂豪傑出于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輩雖號為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鈌用者厚與之金但入城取官

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萬一此徒一熾且假仁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為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謂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兵法缺出淮甸襄漢今日闢百里而復歸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昔日將帥各握重兵養患愒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陜西以下關中下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鋭將盡赴關中之急也後以竒兵由濵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明告其軍人有能以百人來歸及

民間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及也當告諭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滅金人各為立君與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為界不復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敵亦必疑此二國之人上下相潰則成内潰也况數年前彼丞相蕭裕已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豫王之孫既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與其國必以豪傑為應于二策之中此為上策伏乞覽淮夫等今具在此聞見

事宜項下一金之初甚微本一妟格貝勒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爲大遼市海東青于海上道由其國使命往來不絶金人不堪其擾秉怒發兵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孥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昔時輕鋭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别自謂

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意其軍畏怯如此一自金主亮簒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達蘭三路都統將軍韓常蕭玉秉德國師烏凌阿衍叅政魯國王宗盤金主親弟太傅兖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都古嚕訥丞相蕭裕樞密院事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目南路特伯烈等地面契丹圖們額哩頁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下人赤心軍

海古勒馬欽專主事見任左拾遺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縁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京東山東關西盡起發逐路輕送往益都府牧養于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東路及燕山以北馬却發遣往天德去内府路牧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即目南京路正軍皆闕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銀鋌令軍人逐䦎子差人往減州地分自行收買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

三人指數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
金主云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官
靳賽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灘園種
稻取魚之人實不諳江海水性其官吏往通賄賂謂如
實曾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者無以為賂
則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寃衆人共毆殺本州
同知（如本朝通判）諾爾布而行可見人心是脅從所謂舟船已
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一金人正軍即目京師雖

號一萬宿州陳州許州皆號千户然每一萬止是三箇千户每一千户止是甲兵三十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或一人伊勒希本朝所謂傔人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為一千户每二千七百為一萬户即是京師屯駐軍共二萬七百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乃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日從軍係是漢兒軍于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及滄景沿海諸州有自來被擄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

自給用共二十萬户號為民軍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

關西有數十萬見各逐州府點集區處外有契丹渤海

漢兒軍號七十萬見在天德云中府路收馬然所簽人

皆不均其間實會武藝好身手行賄賂者皆免貧者雖

單丁亦皆簽發見簽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理可

見人皆脅從無有鬬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國斯排

頓稱准備迎接山東路策應選鋒此軍一淮北陷金百

姓昨在東昏時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生苟活人而且

化其心未易動揺今則金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關報沿邉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一中間金人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妾奪取財物其酷無異金兵百姓之心皆失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

軍所到處秋毫無犯使遠近聞之無不開門以待最為切要一金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往日京城所得軍器焚毁了當其所造甲太沉重被戴艱難所造手刀各樣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兆府處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糧草如景州濱州東平府青州密州濟州兗州等處皆有草米東北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往往闕食一金主篡位以來新

修燕京大内將復𢿱修京師大内其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圖們額哩頁其專一提點之官係内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替近者不下千百里遠者不下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北遠者得回動是踰年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餘人可見人民寃苦一往日本朝庄農經劉豫之後賦税已重又近日修内夫役頻併每中人之家止敢置地六十畆已該作夫頭

一頃以上作隊有蒔地稍多則為人了事户科配誅求為如修内顔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銅鐵鷄子鶴鶉之類皆出民間其金人北軍一家蒔地不下數頃既無税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歳小歉則輸納税賦民且不能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歳大熟北庫所收甚多盡行和糴其價必賤則莊農供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歳之豐歉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往往顒望聖朝甚于時雨一金主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専

以威强自作聰明日欲還都京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惟常安所由女妾妃及馬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萬俟及正軍皆為本朝與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是四五個月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往往被本軍官吏瞞昧北軍亦自時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赤心軍及歸朝官歸北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軍今大者

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此中身請俸一身從軍兼領他職自是彼之軍心往往懷私向慕一往日金人止以射獵打圍便為戰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自金主篡位之後往往猜忌軍人聚集議論將打圍射獵打毬盡行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不敢習藝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劉兩府鈐轄名關西人亦畏孛四廂名世輔改名顯忠聞其風者莫不竦懼一金人極邊往往無兵都在近裏州縣屯駐遇一州或有

急難鄭州雖有兵亦不輒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間
壽州有賊壽州關報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户侯月餘承
東京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人方始起發一金主篡位
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結好
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
劉麟作上京轉運一金人未修内已前米麥極賤米不
過二百一石小麥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内連年水旱蝗
蝗間作官中税賦之外以和糴為名强取民間者如帶

糴貼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分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括拘無即以户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中積蓄長多富廪民間由是乏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義郎魏勝收復海州

四月甲辰王秬罷淮南轉運副使　宫觀臣僚上言謹按淮南轉運副使王秬猥瑣庸材天資陰險夤緣世賞超取美官日以職事獲覲天光陛下念其先世嘗捐軀而徇國特賜章服以示激勸秬可謂至榮矣固宜安靜

不撓務稱其職仰報國家乃反恃寵儇妄自恣惟喜生事以覬功賞豈不上孤陛下奬遇之意乎自到官將淮上民兵分隸諸將初非朝廷本意人情惶駭𣙜不自安乃騰書獻劄文過飾非嫁怨帥守務快私忿夫當今多事之際臣子宜協力一心同濟國事而𣙜反復如此其恃寵而妄作一也𣙜今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夫人臣各有分職𣙜為漕臣職專餉耳豈得輕肆狂率大言無當侵將帥之

事乎其恃寵而妄作二也秬在平時務交諸將每謹拜禮或因同姓而叙兄弟之親或因半面而結婚姻之好意欲憑附逞其奸謀而諸將鄙之多不聽從秬不知恥猶自以為得計其恃寵而妄作三也秬之為人喜于妄誕近者無故輙申朝廷欲求稟議以希奏對夫國家大事自有廟謨秬一介小臣豈容與議今遠來入奏豈非遂其妄誕之說以誇示于衆乎其恃寵而妄作四也臣竊惟淮南今為邊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靜重有謀之吏

而拒小人恃寵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志必致誤國遂與宫觀罷之

八月戊申劉錡浙西江淮制置使　遺史曰軍事將與朝廷無將得一時之譽者惟劉錡而已乃命為浙西江淮制使凡百奏陳無不允從恩寵甚勝錡亦以天下之重自任謂可辦者

十日庚戌徐嘉張掄囬闕

十一日辛亥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并

勅停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愚得不論乎論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唱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叙為兄弟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特恩寵二十餘年恣為奸惡臣子上體聖意未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掃除蠹弊在臣豈

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為陛下陳之繼先于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强占起盖房廊收領賃直又蒲橋之旁有古運河繼先因廣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鄰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也一有軍人李彥者最為桀黠繼先用為提轄專採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

必强取之以為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彦犯罪臨安府斷罪人吏魏某及董安仲劉永清等為幹辦强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孃萬八孃之女勝奴與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如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家女童工于歌舞詐作御前索至令尚若諸女之女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也繼先又于宅旁創一别館專以收蓄俳人繼先則蓄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悦道則蓄金盼盼父子聚

麀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聞淵聖皇帝升遐舉家仍復燕飲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首頓足為戲名為啞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又于湖州地名舊館創大第工畢之日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垛謂之鎮宅錢五月間金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以修墳為名往視舊館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搬移財物扇動居民又于太湖洞庭山創屋為避兠之地預占山寺以盛頓御前藥材為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存

活其罪不容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惡少共五百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若竹槍牌棒及刀劍等日久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名每日于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鎔其親戚數輩日夕亦擐甲射弓不知謀為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因其子悅道累為浙西運司主管遂籠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己遂至官課虧損凡有兩浙

路户絶田産繼先則為詭名撲置又常勒臨安府樓店務吏人令供城内户絶舍宅賤價買為房廊又因其子安道及親戚鄭恩仁張球等為兵官廣借廂禁軍凡數百人在家役使又招置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護祗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却結諸統總官于臨安府請供給錢内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請供給三百五十貫臨安府畏其兇熖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有

闕

咼者財雄東南以貲得官遷至正使繼先貪其遺賂

與之交結曷嘗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獻于繼先託求閤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閤門宣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為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珍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官因得釋放凡州縣治大奸與大獄有力之人厚將金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即解免其罪不容誅亡也繼先于本府及他處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大又却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

大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近日擅毁南山賜法華院殿基起蓋亭臺又于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墳塚盡令發掘移于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繼先遂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共萬餘緡其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執捉其家使僕吳一送官勘斷誣作與伊姊私通令其姊編管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略無顧惜其罪不容誅九也

繼先之術本自庸謬偶有天幸遂夤緣妄作常恐人之軋已稍有拔出其上者類皆巧為沮抑使不得進間有微見其所長即多方擠陷天下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自進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近或有疾病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亦無所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過惡臣舉其尤者餘雖握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怨其強奪婦女商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村之民則怨其吞併田產至于士大夫則怨其挾持權勢請託

無厭合是數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其罪惡貫盈王法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斷將王繼先編管嶺外將本身及其子孫冒受官爵盡行褫奪其第宅財物田産皆民之脂膏及贓汚貨賂所積乞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括籍沒入官以贍軍需其强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毁拆以去國家之蠹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奉聖旨王繼先可依舊致仕令福建路

居住子孫並勒停臨安府内外第宅房廊田園有司盡行拘集強買奴婢日下放令逐便諸寺院所立生祠臺亭一切拆毁　遺史曰繼先世為醫其祖以賣黒虎丹得名號黒虎丹王家繼先為人姦黠喜諂佞善褻狎自建炎以醫藥得幸甞勸上服仙靈脾亦名淫羊藿雖強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繼先獨不以為然繼先遭遇紹興中富與貴冠絶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仵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去為以

下尤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强奪婦女侵漁財利則
檜所未嘗為也秦檜宗族與其妻黨皆貴盛者非檜薦
舉之力乃檜請陛遷繼先之宗族及其戚黨官職故繼
先及中宮亦請陛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繼先既富貴
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人酒酣
視先為儕輩恣狎而繼先亦無忤大抵主上以國事委
之檜以家事委之去為以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憑
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至是

金人有敗盟之報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决戰用兵朝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自國家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醫師王繼先因問見上言邊鄙本無師盖縁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于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言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奏到金人

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勑不許奉使徐嚞張掄渡淮事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筯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懌乃得應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驚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詆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秉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夤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者非也其所

言十事蓋繼先之細過耳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十三日癸丑金主亮殺其母于京師金主亮在汴其母病亮往視之問母所苦母曰吾不病惟力勸不用兵而已且曰吾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渠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而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甲寅盡九月二十

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寶以舟船下海至東海縣偽知縣高敞

及前知縣支邦榮降劉寶為鎮江駐劄都統制李寶

為遊奕軍統領官後辟為後軍統制楊存中知寶與劉
寶不相協時令離軍發赴行在授不釐務路分都監百
餘日除帶御器械又百餘日除知黃州未行邊報金人
舉兵乃授寶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
海至東海偽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京東人也在
北界以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敞曰我本大宋之民今
大宋軍馬已到將安歸遂以縣降寶載敞于海船同下
海令敞之子禹挈家往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國主亮殺諫議大夫韓汝嘉舉兵南下

金國主亮欲舉兵韓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講和亮不從曰爾與宋朝為游說耶賜汝嘉死遂起兵　劉錡軍于揚州劉錡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揚州置司

遺史曰劉錡以制置往揚州錡曰軍禮久不講人皆不知軍禮乃建大將軍旗鼓而行軍容整肅旗幟鮮明自靖康初李綱解圍太原出國門日常行此禮江浙所未見也觀者悚然惴恐時錡方病不能乘馬遂用皮穿竹

為輿肩游手人肩之鎮江城中香烟如雲霧觀者擁隘錡嘗謂諸將佐曰此舉皆令汝輩建節取重陽日到京師㒓設州官于江臯送之錡舉袖揖之曰不暇茶湯且欲速行諸公有墳墓在西北者宜備行計具拜掃之禮相繼而來小人傳其語為實然遂軍于揚州

十七日丁巳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

二十三日癸亥張燾落職致仕起知建康府金人敗盟上思得重臣鎮守要路遂落張燾致仕起知建康府奉聖旨

應出戍官兵係分劈請給在家訪聞軍將積欠回易官私債負依舊尅除取索深慮贍養不給可令逐軍遵依已降指揮日下盡行除放如依前債戾重寘典憲

二十八日戊辰魏勝特授武經郎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　淮東運使楊抗申到探報先是金人兵馬首擾川界而我中原忠義之士探報繼至九月上旬淮東運使楊抗據進士李坤韓先貼子報云魯校尉太倉催御米走馬人至言咸平府五月一日起東京初八日起廣

寧府十三日起義綿州十五日起共五箇萬户不滿三萬人中間一箇萬户山後九州一萬一千人分作十五個千人漢軍共五萬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七日大河以北請器甲今為北邊事務重未見所徃待北邊上走馬人來方敢具報近北邊反了三千户是奚契丹又新僉漢軍惟北京一處二萬户來到松亭關回燕子城了一萬副甲知北邊或退方敢南行若北邊不退未敢南行坤初十日起中秋行到南京凡我指揮一一分明示來

人向北非細走馬北向去人二百三十餘道未見端的一足馬回又韓先探報來云七月三日新差右丞爲元帥宣到諸路節度使并總管十五日御寶十六日差除下項司徒燕人遷右丞相左丞相張浩遷太傅尚書令孫嶺北東京人冀州節度使崇進某人遷御史大夫是馳馬南京統軍金紫某人充西蜀道行營都統軍是馳馬平陽府總管金紫張彥忠排行第七關西人元是本朝人後來發過去充西蜀道行營副統軍太原府總管銀青劉某充漢南道行營副統軍女真家吏

部尚書祟禄白某遷副樞密院開封府同知奉國君某遷兵部尚書嶺北東京留守同知奉國張某保州節度使户部尚書通議大夫開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日郎主駕郎主謂完顔亮在汝州界叛了護衛契丹軍約三百餘人往西京永安軍山内住泊差河南府駐劄千户去收又七月六日馬行街即指揮斬了南京兵馬副都某人為漢良奴婢并棄職走往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馬四百餘疋跟刷諸路應私騾馬除左丞得留六疋及五

品以上許留一疋外餘大小職官并百姓不許收養如隱漏馬該死縣馬要往滑州駞衣甲等用關西河東兩處自來元簽軍今取六月十八日起發往滕陽軍兖州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要到後來知去向端的七月十八日回程離汴京至七月二十一日知得叔了徐州頭首某人却往梁山濼七月二十六日回程到虹縣見走馬金牌到縣得郎主指揮將叛民壯了便行殺戮及撫恤其後民户云耐辛苦一兩日搬運糧草南去　傳到

金人詔偽詔曰朕在位恢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于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羣冦越擾邊民叛逆于南宋況兩朝之民舊屬宋處自來狼子野心始自來我宋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羣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奸吏妄說悠辭撰造異端而無厭怠貪婪禜身闘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令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徃宋以決顛末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

故茲詔示　敗盟記曰金亮天性異常故往往不羞大言當為王時作竹詩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記題曰蛟龍潛溺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渾和等待一朝頭角就尾搖霹靂震山河又過汝州詩曰門掩黃昏染碧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此詔與詩意豈相遠哉蓋要為此詔誇

耀吾人聲言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九月下旬回國豈不誕哉是詔乃詔七月間韓汝嘉到泗州以後作且如七月初五九月終計足九十日矣中國至西夏并數百萬衆豈九十程可回往而畢耶然則五百萬兵非吸風茹雨之士速降夏國非騰雲插翅之人可見誇飾自速死亡兆于是矣

九月八日庚辰吳拱為鄂州駐劄御軍都統制吳拱玠之子也為鄂州都統制以代田師中已卯到鄂州庚辰

交都統制職事漸發諸軍往襄陽癸未諸軍發絶是時左軍統制郝晸為京西安撫使亦起發拱承朝廷指揮襄陽倘或有變吳拱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具劄子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荆門為吳蜀之門襄陽為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海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則撤其藩籬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户則荆州果得高枕而卧乎朝廷必欲襄陽為一道固圉之計非三萬軍馬不可保守若

欲保守荆州自合將襄陽為扞中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置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關屯田密行間探　遺史曰吳拱言襄陽形勢則盡之矣不敢以其人而廢其言若保守之方則甚為乖疎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于退守萬山而棄城不守也保護禦敵者其意在于閉關自固不出兵以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若屯大軍不可以息師徒勞役衆口藉藉道路駭聞　劉錡自揚州進軍劉錡在揚州病

上遣中使譚某宣押醫官孟某赴揚州醫治錡曰錡本無事葢縁國家邊事如此至未决用兵俟敵人侵犯然後使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後發受制于人錡憂此不忘是以病也譚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謹察動靜不可落其奸便矍然而起具奏回報即建大將旗鼓而進兵每日進發一軍時錡實病不能食唯以羅蔔下白粥而已軍行整肅錡亦頗能得將帥之體有鄉兵統領路次迎券錡皆不顧

十七日丙戌楊抗舉劉汜　遺史曰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奏臣伏覩閤門宣贊舍人兩淮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浙東西路制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汜志節不苟忠義特篤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汜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令保舉堪充將帥任使有旨劉汜與轉武略郎依舊兼閤門宣贊舍人令三省樞密院籍記汜錡之子錡之姪也

十八日丁亥吳璘遣將官彭青刼鳳翔府鳳州渭河南寶雞縣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俊克泗州夏俊在盱眙軍幹買北物見元顔亮敗盟有侵犯之意遂謀欲占泗州有武功大夫張政者自軍中揀下作揚州指使任滿居盱眙俊與政議其事政聚衆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軍周宗退保在天長至是俊等謀定夜備船渡五更渡淮先占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順大宋人馬取泗州並不殺人

各安心轉至城東下觀汴河有空船俊政等遣西城百姓有船得六十餘柂偽知泗州富察圖們率其下二三十騎棄東城遁走俊等入東城撫定遣百姓渡淮遣人報置制史劉錡到天長得報并有金人解赴軍前者錡皆不問令俊權泗州有銀一千五百錠絹五百疋錡遣其姪汜取銀絹餘不盡者俊與其衆分有之　盱眙軍報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樞密院使臣夏俊部領義兵併力殺退北軍已復占泗州西城別有措置收復東城

至二十四日天曉西城老小盡皆渡過南岸續據使王文報東城安撫富察圖們同知大周仁與夏俊在城答語東城盡倒旗槍又據北稍工嚴國到軍稱東城百姓官吏皆歸順本朝有富察圖們與大周仁逃竄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見行載前來南岸已申中軍劉統制措置人馬過淮彈壓　劉蘊古特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劉蘊古在北界提鹽販賣斂朶者往來于壽春榷場與南客語則曰願歸朝言南北利害若大

宋則恢復舊疆直不難耳南客漸能説姓名有好異者

接引使歸朝蘊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已獲兩解

不得一第遂有歸正之意若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至行在初授蘊古右迪功郎為浙西安撫司准備差遣

吴山有伍員祠在錢塘闤闠之中蘊古先别置廟牌易

去舊牌牌上題刻具位姓名合市人皆驚曰舊牌工緻於

新牌遠甚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窺見

其意曰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苟圖錢帛而已若劉

藴古者真奸細也或問其故仲昌曰牓其姓名于吳山廟旁盖欲使踵來間探者知其已到耳　權知光化軍張超與金人戰于光化軍城中金人退走張超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將官也都統吳拱令權知光化軍將帶巡捕孔斌擺鋪周明將司曹通教頭楊輝旗頭李成引戰劉進管隊商進直頭賀忠長行曾晟李全鄧高青融德蘇進等凡二十四人以癸巳凌晨入城方坐于廳事交割郡事間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乃金人七百騎夜

宿于三十里地超忽閉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鎗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檯桌之屬堵巷路口超分其衆作數項攔截鏖戰之于是百姓皆出門渡漢江而城中戰猶未休金人自謂不能當乃聚衆數十人指一官軍攢箭射之官身負戰皆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之死者亦數十人方稍退去光化之役荆襄第一戰也頗增戰士之氣奏功于朝各人得轉二官資皆給公據而已付身竟不下

二十五日甲午吴璘收復秦州吴璘遣劉海等領兵掩殺敵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已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金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髙同知千户明威將軍齊哩克將官奉信校尉竇金人大郎君二郎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及捉到金兵活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攻信陽軍成閔以中軍統制趙樽

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發鄂州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陽軍以金兵來告樽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遊奕統制宋奕居德安自將所部馳赴之敵馳徑去侵光州　吳璘收復隴州方山源吳璘申金都統喀齊喀貝勒張金紫追集陜西諸偽兵于隴州方山源秦州鳳翔府等處屯駐意欲分兵前侵犯尋遣差右軍等二正將彭清副將强英左軍第二副將張德等將帶軍馬去措置收復去後今據逐官申于九月二十

五日到方山源差人說諭招撫其本源敵兵堅守不從于二十六日清擁官兵向前自卯攻打為中官兵分番前來戰敵約十五陣清等告誡官兵一擁齊入至巳時攻破方山源其敵敗走捉獲活人當陣到首級奪到鞍馬莫知其數

二十七日丙申吳璘收復洮州吳璘申遣差將官曹洑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復洮州及管下冷丁堡通民堡招撫到洮州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屯徹辰一行官兵老小

撫定軍兵依舊安業及據將軍張德申九月三十日攻打破隴州與金兵巷戰殺死敵兵未知其數捉到活人奪下鞍馬有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遂用火燒毀及將本州倉場所裝金人糧草百萬餘盡行燒毀外有歸降兵說諭撫定了當的是獲捷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金德基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𨽻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至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

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中原百姓見為簽軍想未忘
祖宗德澤痛念二聖未還豈肯從敵反攻舊主榜到各
宜相率從便歸業内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
一金國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人等暴露日久無不懷
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别事新君可圖子孫長久
之利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
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
官吏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小寨首領能立功自

効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並諸國良民見為奴婢者並放令逐便内有自擒獲本主歸順者即以本主官爵田宅推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顧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推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别因而能立功効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擄掠財物及婦女人等事平後放免税租十年一應干金人殘虐科須等事如僉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騾馬掠人家室女繡

女一切非法騷擾並行除放一酷虐之刑如滅族剝皮油煎鋸解脊之類深可痛心一切除去右件中原官吏軍民及諸國人等各懷忠憤改慮易圖克建功名共享安泰故兹榜示知悉　約束沿邊州縣官不得差出臣僚上言臣竊謂沿邊諸郡正在守倅等官協心相與措置共濟國事今來邊郡官員率猥監司別作名目差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飭諸司　招諭指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人等久為金人暴

虐役使科斂或為奴婢已無生意又言指吾舊疆百姓為宋國殘民躁籍殺戮無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諸道並進以救爾于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為地土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用盡以給賜朝廷所留惟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金國渤海契丹漢兒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别内燕北昨被發歸國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

事並許來歸當優加官爵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皦

日　立賞格指揮三省樞密院劄會諸軍官兵遇敵能

戮力破敵立到功效從主師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

外有接納到歸附歸正人今立賞格項下一接納到五

百渤海漢兒萬户補武翼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

納到千户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百長補承

信郎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

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

承信郎五十人補進武校尉三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
五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五人以下補進勇副尉一
接納到僉發南軍萬户補保義郎若接納到萬户同賞
若接納到一千人以上累上千户補承信郎若接納到
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户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
累賞三百户補進武校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
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
進義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

接納到百人以上累賞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下班祗應五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三十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一女真契丹渤海漢兒并簽發南軍等如自能前來歸附並優與補官爵內已有官人于原官上優加陞轉仍與不次擢用一歸附正人並不得輒有傷害及掠奪財物如違將犯人依軍法施行　賜統兵大帥詔朕列此禁旅控扼邊陲雖分道置使總領其事至于緩急之際犄角相為要如手足之捍頭目不待索而自

至者勢當然也卿等受制閫之寄臨破敵之機營壁相望若一身倉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復之功以底中興之業犒勞行賞咸不汝遺將來成功當一例推恩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吳璘克蘭州吳璘申朝廷云西和州床川知寨張彥忠等申招收到北界㲀河蘭州千戶王洪同招撫部押軍馬魯孝忠等率蘭漢軍民投拜其偽官尚特不肯投拜宏等領官兵鬬敵于九月二十九日將本州偽守女真安遠大將軍蘭州刺史温都烏

頁等首領殺戮收復蘭州了當并存恤一行軍民訖

三十日巳亥吴璘克隴州吴璘遣彭清張徳攻打隴州

巳亥入之與金人巷戰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

凉樓招撫不下用火燒毁及燒州倉草場糧草盡被燒

毁有歸降者撫定　勑賜吴璘朕惟神州赤縣皆祖宗

故地以陷异域踰三十年而金人無厭覆出為惡兹用

命虎臣數道並進憤焉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

忘已除卿陜西河東招討使制書到日卿可量已之勢

審動靜之宜即提銳兵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漢之都會所過城邑拊摩勞來誡爾軍士毋殺人毋踐稼毋掠婦女毋焚室廬使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副弔民伐罪之旨昔漢光武遣馮異征關中云今之征伐非不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于光武遠有慚德而卿之才烈豈直可比馮翼而已哉勉行此言副我諄囑至于臨敵重慎見可而進信賞必罰恩結士伍是皆所期卿者也舍爵策勲朕無所吝乃眷西顧實㲉

心

十月庚子朔劉錡諸軍會于盱眙軍劉錡會諸軍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轉運楊杭為隨軍轉運亦在軍中

四月癸卯陜西河東各路招討使劉錡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除京西路河北西路招討使

吴璘除東路招討使　魏勝知海州　夏俊知泗州

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論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便擾民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奏劄子曰臣伏見成閔一

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原降指揮所至州縣
批支錢糧其錢于經總制錢內支其米于常平義倉內
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擾科于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陛
下聖駕經由成閔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州事有
無敢弊乃聞縣下經總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
管官通判廳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糧多是逐急
催促人户今年折帛錢借允支遣或于人户以等高下
敷借應副臣嘗契勘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

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抵支豈容得滯若不從權以致敗
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
不肯認其數督迫不已又誅求于民所敷借人户錢既
不以經制錢支還則是横斂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經總
制官司將今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
支遣所有過借人户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本
名諸色官物却依舊于經總制錢豁破如此則元降指
揮不為虚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睿

旨付有司施行從之　李顯忠及金人相遇于正陽西

金人退去池州駐劄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淮西

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到謝步會探者

報曰金人自正陽渡淮矣顯忠曰到廬州歇泊定若金

人入境當收拾些首級而回甚善參議官劉光輔曰不

然若欲尋戰功而歸豈可倒却宜占形勢之地劄寨角

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此山林深可

以設伏兵于林中俄報金人已渡正陽者顯忠率諸統

制諸統制各帶精鋭心腹數十人共百餘騎前往巡綽果遇金人三百餘騎各張陣勢相望良久金人有百餘騎轉山取路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統制邀截獲數人而還顯忠亦失黄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合大軍矣顯忠問所獲金人主將為誰為郭副留韓將軍也郭副留者藥師之子韓將軍者常之子也皆為萬户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空名官誥付身僅二千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輔及統制受之

詔親征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懷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于沙漠神京猶陷于殊方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鄰之無厭曽信盟之弗顧怙其富强之力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于中土視民幾如草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頃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視眈如虎謂我無人朕姑務于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厥

黨類驅吾善良兵氛侵及于中原烽火遂交于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却敵之規詔旨未頒豳聲四起歲星臨于吳分冀戍淝水之勳鬬士倍于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牙爪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言

其詔文既降已知久矣製成但未降間不當漏于外耳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降出頒行矣　吳璘李顯忠奬諭詔勅吳璘等所奏首先破敵大獲勝捷事具悉朕屈已講和以安黎元敵人貪惏無所底止肆其驍勇薄我邊陲卿忠義奮揚肅征天討剪厥黨羽摧其奸鋒捷書報聞良深嘉尚想師行於枕上而敵在於目中勉爾功名副朕所傒故兹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　劉錡

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等諸
路書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西江東西制置使劉
錡慶遠軍節度使神龍四廂指揮使京湖制置使成閔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
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朔等
道官吏軍兵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
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攄一切之誠用諗萬方之聽
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升平之運

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金國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閒我不虞强威既陷于神都虐焰殆彌于宇縣兩宮北狩訖羅北地之烟塵大駕南廵未正東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盖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嘉兵不祥靡惜屈已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恃强之衆紐于好武之資以至不仁為大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剪為異地之

因俘乃輕棄于殊方輒坐張于畿甸自謂富强之莫敵
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
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
而抵掌幕府濫膺齋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
洗朝廷之積恥待時而動歷歲于兹天速其亡使委身
而送死人自為戰誓不共與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
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戍馬軍興侍衞之師李四廂虎視
于青徐王太尉鷹揚于潁壽鄂師擣崤函之險步軍衝

伊洛之郊兵多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邦之小國久為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意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違兩地之好音願修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于秦晉奇士齊趙雋才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傒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鋒或聚徒而特起秉兹破竹之勢立爾剪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

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
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　收復陷沒州縣指
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國家以金人不道棄信渝盟
遂至興師本非得已爾指揮諸將所至先問百姓疾苦除
以官庫給散將士外不得燒毀屋舍殺戮平民刼奪資
財擄掠婦女其應干非法科斂役使殘酷不便事件害
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見作奴婢之人並與釋放如豪傑
忠義之士能據一縣迎降者即與知縣以州迎降者與

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撫使其集合義兵自效者並優補官爵别加任使為金人奴婢能擒殺其本主者便與本主在身官職仍以本户田宅錢物盡行給賜

五月甲辰陳桷差兼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李植差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六日乙巳盡八日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撫使吳璘散闗捷報至吳璘捷報九月五日金人自鳳翔大散關入本界三十里逼黄牛堡旬餘不退十八日遣將官彭清直至寶溪渭河夜刼橋

頭大寨獲捷上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令賀天中節使人王金上殿口陳金主之語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以東淮以南土地一時臣僚雖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既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既歸又求反復詭詐而為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為打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嚴兵備且戒飭諸將務為持重以觀其變而師屬無名之舉果為敵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

順之助而况弑殺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異域所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令三道出師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醲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恥宰臣陳伯康等奏曰臣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月丁未金人立葛王裒于遼陽府　神麓記曰亮初刷國中女真五國烏舍鐵驪　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

甲鞍馬弓箭刀鎗軍須餱糧車牛奴婢自遥遠來沿邊道塗艱辛不肯前行皆共謀曰皇帝無道遠伐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就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從此就近徑往遼陽東路東京與渤海諸豪册立留守葛王為主何如衆曰亦是太祖武元之孫有何不可于是歲十月閒入東京留守衛求見謂王才德足任萬機册即帝位詔曰熙宗乃太祖之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内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

及民前歧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節輒敢行篡弑自僣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初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國王改魯中京留守和勒博阿里留守判宗朝呼嚕加宰相和碩霍王罕都鄆王實徒美蔡王烏頁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閒

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愛紳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愛紳并兄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翁鄂囉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薩哈累建功勲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構雅穆以白磐書假言宫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薩勒扎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博濟弟兄子一百餘口兵部尚書瑪勒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威赫並以無

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烏嚕格係曹國王親姨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富勒堅為是親親自懷疑懼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長子韓王臨民親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建宮殿無故折毀一中都大内營造累年殫竭民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足仍折毀南京大内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

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却將乳母並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頓違信誓欲行呑併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祚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情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毁却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凋弊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嬸母國妃納在宫中及親族姨妹姑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蒸淫一亡邊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横遭殺戮一嫡

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戕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婦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因此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前故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稔于聞見遂致天怒人憤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愬再三勸進不謀同辭

咸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之深懼特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氷宜推肆眚之恩以布維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不赦外罪無論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一時來簽軍著軍名

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錢私債及典僱兄弟子孫妻女姊妹或父母自行典僱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問新舊盡行放免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匠夫盡行放免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因簽差南征遂叛反赦書到日并許附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業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間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内外官員百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左右鄰人一例驅奴役令來自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刷會

勘驗端的發遣本處依舊團聚住坐所有正係作過人等若從與軍人鬭陣亡擄了家眷驅奴不在與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自新來投首除親屬外付本國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擄為定一據逃軍離背軍帥主并避役夫匠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與免本罪安坐更不懲斷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據亡命山澤聚為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陳首與免本罪

分付原收管係内據頭令如能勸率徒衆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别加旌賞一據自撫定以來不選如何斷訖流移在他所人等並放還鄉一據自來除名開落官吏如不犯正枉法贓并真盜並與改正量才收用一據自逃死户絶名下所著大小差發并租税限赦書到並行除放一據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一據諸處暴露骨骸無收瘞者並委所在官司如

法理瘞一應改正徵收追究事件並准制條施行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舜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及湯王之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咸告嘉猷永臻至治洛爾兆庶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者施行 張棣正隆事蹟曰襄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之從弟襄字彦舉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呼喇穆爾即位後改名雍又曰十月完顏裒立于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蕭察

喇帶牌特赦撫定州縣燕地郡邑指揮而下及燕山權留守拒而不從來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告懼而拜命立遣子器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關西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南下乃殺亮子光瑛于汴京廢亮后壬午春正月裦知天下之歸已與子允升允迪率甲騎萬人還燕山守臣完顔宗憲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迎裦于小東門裦服便衣而入焉越數日下詔以告天下内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參知政

事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瑛于汴左相張浩輩不從乃止褒遷燕山貶嗣暉為庶人追謚亶為閔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謚武宗皇帝父宗輔為懿宗褒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為欽慈皇太后封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煬改𦵏東昏詔朕惟燕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成帝降從王封亮既得志

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毋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
皇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
人仍出其殯于兆域之外仰惟熈宗位號宜正是以間
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塋非
其所蓋常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巳于十
月初八日備禮改塋于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
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增將士賞
典詔勑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服迨歳

十載而正蹈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弄兵致
爾將士軍卒遂動征從暴露風霜失仰事俯育之樂
朕甚憫之自膺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既成未底
寧息濯征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
又或失于稽緩令勑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
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幣以助錫與
一並付元帥仰于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戲報國
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却敵禦侮以息民永

底太平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及子孫豈不韙歟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尚書省頒降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褒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脩允恭為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璟為太孫璟甞奏表于褒曰臣聞南宋久深敵怨甞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迹惟宜燔毀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常遣衛護二處廢則杜絶殘宋之望又如每遇奉使入宋國朝校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乞加

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宗宗室大臣及百官鎮國上將軍
左司郎中鈕祜禄穆雅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内安百姓
外和鄰敵内外既安何憂于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
富民安四方之綏靜雖禹之德無踰焉臣愚不知忌諱
冒死謹言太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
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謹厚之士副佐聰
明如近來奏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宵旰嘗膽伺我
之隙如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丘陵二者乃

宋人寢興望想之所宜加修繕當塞宋人之望況自撫
定以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
巢而恐廢丘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
使其憤辭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意慮加兵必矣費用
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國内生靈墮于塗炭豈可忽
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
前轍安危之保未可知于今日之計莫若内安民外和
好陰爲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飢饉乘其盜賊謹修邊備

養成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選于南京考射閲習然校射斤時勝負臣下希賞爲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功之初宜修文德仰佐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奉上毗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鈕祜祿穆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一官也

西夏回劉錡等檄書西夏國告檄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咸侯招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竊以恩宣大國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

金敵無厭敢背盟而失信強隣不道妄稱好以和親始
尚懷柔漸興殘殺托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
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恃其勢力
者七八其人皆天理之所不容亦春秋之所共貶盖枕
戈衽革之衆無閑書隆禮之風惟務貪殘恣行暴虐吞
侵諸國建號大金屈陵壤以稱藩率兆民而貢賦驅役
生靈而恬不知恤殺伐臣庶而自謂無傷雖君子之則
否未嘗忍也待文王而興作盡歸乎來當中興恢復之秋

乃上帝悔禍之日九重巡幸昔聞太王之居邠大駕親征今見漢文之却敵詔頒天下撫慰民心庶幾彼弱而我强第見興王而黜霸其敢與敵而助虐將為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雎不靖抗衡王師顧洗滌于兵氛庶蕩除于邊境勿令不逞重更藩滋雖貔虎之難摧亦寇讎之可伐廟堂禦侮有决勝之深謀帷幄談兵復興師而薄伐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則曾賜姓至我宋乃又稱臣頃因强敵之

憑陵遂阻輸將而納欵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葱領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搴旗之際顧惟雄衆來逼吾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救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遁斂而歸豈知敢犯于皇威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陷溺之憂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倚神明賛助草木知名功勲不減于太公威望可同于尚父力同剪滅無與稱將覩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

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天子之氣八荒朝貢碩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箋攄至如前言不盡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丁未盡十六日乙卯

劉錡與金人相持于淮陰劉錡自盱眙軍進兵留游奕軍統領員錡中軍統制劉汜于盱眙錡以乙巳到淮陰聞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數

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丙午命淮陰鄉導夏彬以輕舟載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河口至大清河口遠探動息而頋去者四百餘人錡止以二百人行回報自小清河口聞有人聲喧騰幾三十里又大清河口內亦有船上人聲不下數百隻錡厲聲叱之曰吾所聞不如此若不實盡該斬其衆有縮頭稍稍退去者彬獨進曰遠不過一晝夜如金人無動靜頋甘軍法如果然乞請犒賞錡然之丁未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錡方信彬

所採為實一行人各轉兩資

九日戊申樞密院契丹通好榜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契丹與我為二百年兄弟之國頃緣奸臣誤國招致金人彼此皆被其毒朕既移蹕江南而遼亦遠居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衆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之士亦協力乗勢宜殲殄渠魁報耶律之深讎將來事定通好如初各宜知悉　又榜續

措置招諭事件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續措置招諭事件如後渤海奚契丹諸國與我本朝初無讎隙止緣金人不道刼以兵威簽率從軍不能自脫今朕親行討伐為完顏亮一族倉卒之間恐難分彼此本牓到日如能束身來歸或擒殺帥首自効者除依格給賞外雖管軍節鉞朕亦不惜一金人與我中國雖為不共戴天之讎然念國人刼于兵威各為其主今完顏亮殺君殺母屠兄戮弟

暴興工役殘虐生民自古及今無此凶逆爾等各有知識如見此榜文能翻然改悔束身來降者從前過愆一切不問仍優加爵賞右出榜曉諭各宜知悉　金人攻廬州建康都統王權領軍遁走金人攻廬州在城官吏望風争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出城

十日己酉池州駐劄李顯忠奏正陽捷報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奏于十月初三日探事敵騎于

安豐軍正陽對岸過淮與信軍巡綽探事將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統制孔福常永壽劉彪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江東措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于十月初四日辰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見敵騎萬户郭留韓將軍統押五千餘衆福等督率軍馬與賊血戰掩擊敵衆敗去其帥再遣生兵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鼓勇將士與敵鏖戰移時連併三陣其

軍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淮河不計數目出榜曉
諭　和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　和均州武翼郎武
鉅報捉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義歸朝人巡檢答
朝杜海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殺到金人首級并捉到
活人二百餘人　汪澈奏舉知荊門軍姚岳轉官再任
遺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陜西陷沒岳避地入蜀
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册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
不及此遂珍藏之張俊失陜右欲收係陜右士大夫心

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及類省亦如此唯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為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二十餘人皆過省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以身姓岳母姓姚一見姚岳大喜遂辟為屬官及飛被罪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論鄙之累官知荊門州軍籍民兵置一色衣衫一等槍仗新鮮旗幟聚民兵在教場習喏聲令齊一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到荊門軍岳令民兵迎接擺列于原野中澈見衣衫槍旗如

法已喜俄聲喏齊一而不譁澈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陽還諸道荆門軍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累累遮道不絶皆言知軍姚岳為政不擾並無追呼治道有術外户不閉他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為編户荆門正控扼之境内以姚知軍為命或一日别有差除則來居之民必散强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採聽誠如其言郡守中亦不易得有旨姚岳特轉一官候任滿令再任

十一月庚戌淮東西軍馬文字不通劉錡在淮東王權

在淮西流星遞文字日往來不斷庚戌淮西文字不通金人深入淮西也錡在淮陰就遣盱眙屯駐兵官員錡劉汜往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縣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而回遂往淮陰合劉錡軍　廬州安撫龔壽棄城走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金人攻廬州當夜四更安撫龔壽請都監楊春權州棄城遁走　新淮南運判莫濛降一官放罷　遺史曰莫濛字子蒙湖州人也試中刑法而實不知法意陽為長厚陰

剋有五子父子更相稱譽人皆笑之嘗為全部郎中措置沙里蘆場於民不便降監當至是用為淮南運判避事逗留不赴省部勘會淮南判莫濛已降指揮令速起發之任專一隨王權軍應辦錢糧經今兩月未見申發到任月日顯是遷延有誤軍期有旨特降一官放罷就除向沟淮南轉運判官填見闕仍轉示王權應辦錢糧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劉錡軍中傳撫諭　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錡與之同臨淮岸觀淮北之敵騎中使震

悚錡曰劉錡惟有死報國家耳中使曰上知制置忠義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上為宗廟社稷俯為生靈同率將士共濟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軍事陸廉棄城走完顏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廬州入和州路先令萬户蕭琦以騎十萬自壽春渡花靨鎮由定遠取滁州路占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漸侵曲亭瓦店先以百餘騎直趨清流關復回翌日又以數百騎再趨清流關亦復回又翌日遂長驅入清流關直抵滁州知州陸廉棄城

遁去金人所過不殺人不放火不擄掠財或見州縣人則以好語相謂曰大金皇帝行仁德不須懼怕令給汝公據可以互相說諭各安業在水口鎮之西有金人遺火燒民居草舍一間立斬之仍揭榜以令改過初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一烽火臺積下草數千束又令村堡居民各置長槍里正里長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無馬草為窘急而十里間得草數千又村人皆棄槍而去金人入境乃盡

取村人所棄者自是人皆謂楊抗與金人有密約真奸細耳雖甚辯者亦不敢以為非是

十三日壬子御營前軍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

四川宣撫使吳璘收復秦州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兵掩殺敵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金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户明威將軍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及捉到金兵活人斫到首

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吳璘報至上曰金人無故敗盟四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浹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使吳璘存撫四民令各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内為金國僉起從軍之人務在優卹其家毋令重擾一應非理徭役虐用刑戮等事一切除去宰相陳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日一方之人喜見漢官威儀上曰何止是兒顔家兵即是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等指蹤之效康

伯奏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據知襄陽府郝晸申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人全裝軍馬約五千餘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百人于本軍上水門北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鬬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斫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百官員無虞委是勝捷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奏臣統率諸軍自壽春縣界首金帥重兵連日攻打及經大戰殺死甚衆大軍至和州城下臣分布諸軍人馬披城擺陣與敵相拒臣召募敢死二千餘人令統領官王宗楊宣分頭管押軍刼金寨即時發行良久先刼中金軍大寨相射厮殺間其第二寨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劉錡退軍備江劉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載甲士以弓弩相射已數日壬子自清江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

之有粟米數布袋有驢一頭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
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過舟舟約有五百餘艘皆自
清河口出有載糧食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物取楚州
之維揚者上水牽挽甚速錡與諸軍方視之忽承金字
牌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　淮南路轉運副
使楊抗遁走至江陰　遺史曰楊抗字抑之貪沓詭激
之人也敢大言喜輕易談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
功以胡深為都統領抗隨劉錡軍于淮陰見清河口與

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水寨且催錢糧應副大軍遂棄其軍而去遁走渡江止于江陰軍

十五日甲寅劉錡發兵渡淮與金人戰劉錡屢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卻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殺者十餘人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十七八　金人攻襄陽府樊城吳拱新交鄂州都統制職事乃戍于

襄陽府襄陽顒望拱至及拱見襄陽無戰守具乃欲退入萬山山寨或襄陽失守則入川而諸軍皆洶洶不定朝廷令拱遣兵防護武昌一帶津渡拱聞命即引兵回鄂已退軍矣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責拱俾亟回襄陽而自發鄂之餘兵悉戰艦張聲勢進戍黄州拱復還襄陽悔其不得還武昌常褊躁不自安懇泊猶未定是日金人數百騎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方繫浮橋未畢金人不得渡拱乃登城漸出禦之安撫

使郝晸方見客罷入宅堂矣有虞候者登其堂厲聲呼曰番人已到城下安撫且出來晸聞之遂登城轉達判官姚劭亦登城時城中諸軍隊儹伍者已甚諠不可整又士庶奔馳于市者如沸羹相次漸出兵渡江至樊城下與金人相遇金人少郤官兵稍進金人三郤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死者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驚惶者方息是役也以大獲勝捷聞軍中謂之樊城功賞統制官張平在襄陽未嘗出城亦以奇功就武翼大

夫上轉中衛大夫　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沒統制張
訓通殺獲相當吳拱守襄陽除招討使兼鄂州都統制
左軍統制郝晸帥襄陽代吳拱兵荆南都統制李道運
使姚仂　欽金帥劉蕚部領番漢兵號一十五萬來攻荆
襄先取光化十月十四日夜牛首鎮莊家詣襄陽報見
有二渠帥其一著柹黃其一著白領兵來領中王總管
宣屯兵西門外三人來報者縋索登城傳報招討招討
疑其尚留光化不設備次日敵騎三千攻樊城仍奪樊

城浮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摧缺浮橋未成先是戍樊城者一二百副將翟貴部將王進統之以護浮橋統制張訓通騎兵遇敵㰞長店合戰别遣兵取樊城直抵浮橋翟貴王進領兵出戰我師敗二將没士卒半掩入江中吳招討以四船渡師風甚不能到岸至晚敵騎退張訓通騎卒殺獲相當

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劉錡既承金字牌令退軍備江又聞淮西王權之軍棄廬州文移不通且金人

在淮西相持其勢益盛壬子發傳宣撫問中使回乙卯會諸軍自楚州寶應退軍淮甸之民初恃錡以安及聞錡退皆倉卒流離于道路錡單馬雜行于其間乃諭之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為然遂徐徐其行故死于路者十六七　勸諭民助軍　户部狀伏覩國家多事軍旅方興主上既出内帑以賞軍輔臣又辭大賜以節費經常有限用度浩瀚凡在臣民孰不興念古人所謂智者獻謀勇者効力今是時也唯

是富人巨室久擅高貲豈不能懷忠抱義有助國家者倘朝廷有以激昂則用度可以無乏欲望朝廷明降指揮若有肯損家貲以自獻者州縣受納隨便犒軍以其數上聞朝廷當因其多寡而等第推恩則上無横斂之名下有効忠之實公私皆便以為可用若曰拱手坐視漠然無意其亦何顔必有議之者矣奉聖旨令户部行下諸路州縣出榜曉諭如首先獻納人保明取旨優異推恩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四